

编者寄语

宁夏本土作家的写作,天然带着乡土文化与烟火生活的深刻印记,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。他们的创作,探寻乡土经验对文学表达的滋养,剖析创作理念与实践创新的共生,展望西部乡土文学的传承之路,触摸文学与土地、人民的血脉相连。

而这份源于自然与生活的创作灵感,恰与天地间的韵律暗合,正所谓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,乡土文学的真谛,正在于将天籁融入笔端,让文脉归于厚土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自有其清越韵律。

宁夏平原的晨光里,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清啼唤醒田垄;贺兰山下的暮色中,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悠远荡涤尘嚣;黄河岸的晨雾里,“流水鸣琴瑟”的潺潺温润人心;六盘山的秋夜里,“疏雨滴梧桐”的轻响静谧安神。这些自然之声,不是无章的喧嚣,而是大自然谱写的乐章,藏着文学创作的本真。

本土作家深谙此道,于自然韵律中汲取文思。他们听春麦拔节的簌簌之声,便写下生命勃发的坚韧;观夏荷滴露的晶莹之态,便描摹纯粹无瑕的初心;感秋霜染叶的绚烂之景,便抒发岁月沉淀的厚重;赏冬雪覆田的静穆之象,便勾勒静谥安宁的期许。

正如古人所言“物色之动,心亦摇焉”,自然的韵律牵动着创作的灵犀,让文字自带泥土的芬芳与天地的清润。

文学与自然的共鸣,不止于感官的描摹。作家将田间劳作的节奏、市井烟火的韵律、草木生长的时序,化作文字的平仄顿挫。那些关于耕耘与收获、相聚与别离、坚守与传承的故事,恰如天地间的阴阳相济、刚柔并蓄,暗含哲思。

文字里的烟火气,是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的日常;字里行间的生命力,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坚韧,这便是乡土文学独有的精神内核。

传承西部乡土文学,实则是守护这份与自然共生的文脉。当作家以赤子之心聆听天地回响,以谦卑之态体悟生活本真,文字便有了灵魂与温度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自然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,唯有扎根厚土、聆听天籁,才能让乡土文学在时代浪潮中守正创新,让这份浸润着天地韵律与人文情怀的文脉,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N 且听风吟

春天来了

□ 雪漫六盘

春天将心事分享给庄稼和野草
田埂之上
两块地的分界线
季风 and 期望的缓冲地带
熟悉季节的稞性
在三月,它跌入雨水的怀抱

蒲公英,输钱
熟知的翘首和挽留
童年的游戏
以及细节的纹理
整个过程惊喜连连
一望无垠的麦田被尽情描述

赤壁

□ 黄单绒

千载危崖尚自横,
波涛暗送铁戈声。
山河火映烟常漫,
社稷风摇浪又倾。
尽付东流功业散,
空余北定史书评。
归来逝水披残照,
猿鸟听吾再抚琴。

黄河流凌(新韵)

□ 王世鹏

千军万马耀银鳞,
浩浩汤汤向海奔。
绕岭盘山穿壑谷,
龙吟虎啸驾风云。

两部散文集 一幅生态卷

□ 李霞

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,生态方面的思考引发并影响了文学的创作,越来越多的作家以生态视角观照社会与文化现象,生态散文的创作潮流也随之兴起且蓬勃发展。

在这一过程中,文学期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。《黄河文学》开设“生态散文特辑”专栏,将相关作品集结成《大地的记忆》与《春山可望》两部生态散文集,为观察当代生态散文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样本。前者收录的28篇文章多涉及树木砍伐、生态退化等生态议题,着重呈现自然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伤痕;后者收录的26篇文章则聚焦自然之美的书写与生态变迁的反思,侧重于情感的抒发与生态希望的传达。

值得思考的是,《黄河文学》虽立足宁夏,但以开放姿态打破地理边界,形成了一种“在地”与“流动”交织的奇妙张力。漠月、田鑫、刘汉斌等本土写作者,将笔触深扎于日常经验的土壤,无不浸透着对一方水土的熟稔与深情。他们常聚焦地方典型地貌与生态景观(如刘汉斌的《山河草木》、田鑫的《大地词条》、白莹的《春山可望》),将生态细节、地方生活与个人体验紧密交融,体现出一种深描式的在地观察。而李青松、杨文丰、傅菲等来自生态文学作家,则带着比较的目光与发现的热情穿行南北。视野更具有“流

动性”与“比较性”,涉及的自然对象更为纷繁多样。这类书写多源于实地探访、考察或旅居,因而带有鲜明的“发现”与“阐释”倾向,即在对比中突出某一地域的生态独特性,或借异地经验映照普遍性的生态关切(如周华诚的《在水一方》)。

作者的专业背景与职业身份亦为文本注入了别样质地。长期在国家林草部门工作的李青松,在《贺兰山下(外一篇)》中以宏观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迁;农业气象学出身的杨文丰,则在《离家的猫头鹰》中将猫头鹰的胃病诊疗、夜间行为与感光能力等专业背景,化为日常照料中自然流淌的细节;傅菲依托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,对沙漠的动植物如数家珍;而林场职工白莹,则将捡虫、巡山的日常淬炼成散文的核心情节,展现出生态工作者的独特魅力。专业身份的介入,使生态散文超越单纯描摹,升华为知识与经验相互滋养的文学表达。

在形式探索上,两部文集同样可圈可点。除传统线性叙事之外,题记、小标题、无题分节等结构方式被广泛采用。《大地的记忆》中,只设小标题的篇目有6篇;仅采用分节的亦有6篇;《草木之疼》《雄鸡一声天下白》《愤怒的野猪》3篇以题记点睛并分节推进;《草木脾气》则兼备题记与小标题。李青松的《贺兰山下

(外一篇)》另附《山里人家》,形成意蕴悠长的对位结构,丰富了文本的层次感。

《春山可望》一书中采用小标题结构的篇目多达11篇,“分节”结构的文章有3篇,另有1篇结合使用题记与小标题的形式。与书同名的散文《春山可望》所设的三个小标题层层递进——“拾虫记”描述在树林枯叶层中翻捡叶蜂虫茧;“跑山”摹写跟随护林员的夏日巡山足迹,考察黏虫胶带与诱捕器,并观察沿途动植物;“春山可望”则复归舒缓的节奏,在踏查驻足中展开联想与追问。

这些多样化的结构安排,恰与生态散文流动性的观察视角形成内在呼应。可以说,结构形式不仅是篇章手法的创新,其本身便成为文本内容的有机延伸。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,生态散文将在立足“在地”经验、保持“流动”视野的基础上获得长足发展,作家们也将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,持续参与当代中国生态意识的建构,为人与自然的对话开辟更丰富的文学空间。

作者简介:李霞,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,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N 意趣

老井

□ 刘国君

老井不老,500多岁,在历史长河里仅是一瞬。可在花马池人眼里,老井太老了,夹在古城和边墙之间,与古城同年岁,比边墙年长。

花马池挨着毛乌素沙漠,干旱少雨。小城四周尽是低洼的盐碱地,井水苦咸常年饮用,许多人腰腿疼痛、佝偻驼背,尤其是那口斑斑锈锈,如同涂了旱烟管里的烟油,焦黄黢黑,井水依旧苦涩,时常干涸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家从城里搬到城外边墙下。这里原是清代的砖窑地,散落着十多个砖窑,也散落着几口水井。我家院子里就有一口,井很浅,仅够一家人生活,水质和老井一样苦咸。有一年我家井水干涸,只能去四五百米远的老井挑水。挑水是重活,往常都是哥哥姐姐去做,不知那次怎么回事,挑水的活儿竟落到我和弟弟身上。我们去得晚,打水的人已经排成了长龙。我们从下午等到傍晚,终于排到了井前。老井的井台很高,青石板上磨有三孔井眼,因是常年琢磨的缘故,满是岁月划痕的青石板湿漉光滑,两个孩子终是不敢上井台打水。最后,在邻居的帮助下吊出一桶泥沙浑浊的井水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,政府从城外的黄土梁上引来了自来水,在老井附近建起了集中供水点。引来的水质虽有改变,但比老井的水质也强不了多少。有了自来水,老井和家门口的水井都闲了下来。那时我已长成半大小子,放学后挑水的活儿便落到了我肩上。好在集中供水点离我家只有两百来米,比老井近了一半。每天放学回家,挑上一担水,成了我的固定功课。

自来水的品质虽比老井好很多,长期饮用还是会氟中毒,牙齿照样发黄。

挑水的日子又过了五六年,在人畜饮水工程的推进下,黄土梁上的机井又换成沙漠里的带子井,把饮用水直接引到居民家中。那根陪伴多年的挑水扁担,被送进了民俗博物馆。

如今,那口被损毁的老井,已算不上真正的“老井”。经过修缮后的老井,井中无水,被改建成了城门口的景点。井旁新栽了几棵沙枣树,又塑了一组儿童戏耍的雕塑。井边玩耍的孩子们,指尖再也触不到青石板上经年累月的划痕,也听不见从前“咣唧唧唧”的水桶碰撞声。

老井早已失去了作为“井”的实用意义,可懂它的人都知道,这井里装着的不是水,是一辈辈花马池人的记忆,是映照百姓物质生活变迁的镜子,也是这座小城鲜活的备忘录。



硕果

恽寿平

N 文化访谈

扎根西海固 笔绘乡土心

——马金莲的文学求索(下)

本报记者 张慈丽

土地是文学的底色,坚守是创作的初心。马金莲深耕西海固的乡土叙事,以作品勾勒乡村肌理,捕捉时代脉搏,将西部大地的苍凉与温情、传统与变革编织成文。

多年来,马金莲秉持“向生活学习”的创作信条,于平凡人生中萃取诗意,在苦难底色上绽放希望,文字既饱含对故土的深情眷恋,又不乏对人性本质、社会变迁的理性审视,成为新时代西部乡土文学的重要标杆。本次访谈循着她的创作足迹,探寻乡土经验对文学表达的滋养,剖析创作理念与实践创新的共生,展望西部乡土文学的传承之路,触摸文学与土地、人民的血脉相连。

理念与坚守 文学主张的践行

记者:您始终强调“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”,在当下乡土生活快速变化的语境中,如何保持对乡土本真的敏锐感知?

马金莲:生活在分秒不停地变化,而写作者,必须保持对这一变化的敏感感知,基于这一认识,我始终让自己处于观察者的境地,或者说,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。

这需要勤奋,把时间花在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,把注意力放在日常普通的细节上,观察、感受、体味、思考、捕捉、组合,我们都在经历的生活便会生根发芽,“长”出好的文学作品来。

记者:书写西海固的乡土故事时,如何在直面生活本貌的同时,实现苦难叙事与正向价值传递的平衡?

马金莲:要实现这一目的,需要长期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,坚持的时间长了,有些感觉和习惯也就培养出来了。

比如说,我们每天面对着大同小异的生活,一个新闻事件,一条小道消息,一段无聊的八卦,或者一个生活画面,不写的人,会以他们的方式去看待。

然而,作家的看法,有着作家的特殊角度,写东西是有社会责任感的,文学作品是人的精神产品,我们首先要考虑作品要传递什么,生活的苦难难以避免,但文学作品要做到超越或者升华,要从尘埃里开出鲜花,要给人正向价值的引导,给人有意义的思考和启迪,至少要传递温暖和爱,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坚持文学的意义所在。

回望与展望 文学与西部的联结

记者:面对当下乡土文学创作的同质化困境,从创作实践出发有哪些独特的突围路径?

马金莲:同质化不仅仅是乡土文学面临的困境,其范围要比这个更广。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用焦虑,因为我发现只要我们始终拥抱生活融入生活,不要和生活脱节,那么创作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素材,就会保持创作的新鲜力量。

生活真是永远的老师,而作家要保持向生活学习的能力,埋头做好学生,生活的馈赠是令人惊喜的。

记者:新生代乡土写作者如何从本土生活与成长经历中

汲取养分,确立自己的创作立场与表达根基?

马金莲:我一直很庆幸自己有乡村生活经历,青少年时代在西海固的乡村度过,那近二十年的经历,让我经受了基层生活的锤炼和滋养,我曾经拥有过很幸福的童年时光。

在那个叫扇子湾的山村里,我在生活的怀抱里打滚儿,很多生活细节深入人心,感受真切,尤其是乡亲们的勤劳善良等中国农民的美好品德深深影响了我。

到后来写作的时候,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民间的大众,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,所以,我感恩生活,感恩西海固。

马金莲访谈手记

在当代西部乡土文学版图中,马金莲以独树一帜的书写,成为西海固大地深情的歌者。

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,她的作品斩获国内重要文学奖项,被翻译成多种文字,让西海固的乡土故事走出西北、走向更广阔的坛,这是她创作生涯中最亮眼的成就,也是对其坚守乡土写作的最好褒奖。

不同于许多作家追求宏大叙事与先锋表达,马金莲始终将笔触对准最平凡的烟火日常。

浆水酸菜、粗茶淡饭、纺织织布、婚丧嫁娶,这些在旁人眼中琐碎平淡的场景,在她笔下都化作温润动人的文字。她擅长从细微处捕捉人性光芒,一碗酸菜里藏着岁月艰辛,一句家常话里透着人间温情,这种以小见大、于平淡中见深情的写作风格,让她的作品既有泥土的厚重,又有文字的轻灵,在众多乡土作家中辨识度极高。

作为宁夏本土作家,马金莲的写作天然带着乡土文化与烟火生活的深刻印记,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。

她将乡间风俗、人情伦理与精神品格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,在呈现独特生活质感的同时,书写出直抵人心的共同情感。无论是乡土女性的坚韧隐忍,还是普通乡民的善良淳朴,抑或是移民搬迁中的悲欢离合,都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,实现了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紧密交融,这也是其作品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关键所在。

从早期书写个人经验的短篇,到耗时十年走访调研完成的长篇《亲爱的人们》,马金莲完成了从“写自己”到“写时代”的华丽蜕变。

为真实呈现西海固的移民变迁,她放弃闭门造车,顶着烈日寒风走遍数十个移民安置区,与村民促膝长谈,记录下最真实的心声与故事。这种近乎“笨拙”的执着,让她的作品摆脱了乡土文学的同质化困境,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,每一段故事都有根有据,充满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
笔耕乡土铸文心

本报记者 张慈丽



副刊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 nxrbjps@126.com